

# 鑒通治資



中華書局

【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

# 資治通鑑

十一

隋紀 唐紀

〔宋〕司馬光 編撰  
沈志華 張宏儒 主編



中華書局

# 目录

|         |                                   |      |
|---------|-----------------------------------|------|
| 卷第一百七十七 | 隋纪一起己酉(589)尽辛亥(591)凡三年            | 7328 |
| 卷第一百七十八 | 隋纪二起壬子(592)尽己未(599)凡八年            | 7374 |
| 卷第一百七十九 | 隋纪三起庚申(600)尽癸亥(603)凡四年            | 7422 |
| 卷第一百八十  | 隋纪四起甲子(604)尽丁卯(607)凡四年            | 7464 |
| 卷第一百八十一 | 隋纪五起戊辰(608)尽壬申(612)凡五年            | 7506 |
| 卷第一百八十二 | 隋纪六起癸酉(613)尽乙亥(615)凡三年            | 7544 |
| 卷第一百八十三 | 隋纪七<br>起丙子(616)尽丁丑(617)五月凡一年有奇    | 7586 |
| 卷第一百八十四 | 隋纪八<br>起丁丑(617)六月尽十二月不满一年         | 7626 |
| 卷第一百八十五 | 唐纪一起戊寅(618)正月尽七月不满一年              | 7666 |
| 卷第一百八十六 | 唐纪二起戊寅(618)八月尽十二月不满一年             | 7706 |
| 卷第一百八十七 | 唐纪三起己卯(619)正月尽十月不满一年              | 7744 |
| 卷第一百八十八 | 唐纪四<br>起己卯(619)十一月尽辛巳(621)二月凡一年有奇 | 7786 |
| 卷第一百八十九 | 唐纪五<br>起辛巳(621)三月尽十二月不满一年         | 7826 |
| 卷第一百九十  | 唐纪六<br>起壬午(622)尽甲申(624)五月凡二年有奇    | 7868 |
| 卷第一百九十一 | 唐纪七<br>起甲申(624)六月尽丙戌(626)八月凡二年有奇  | 7912 |
| 卷第一百九十二 | 唐纪八<br>起丙戌(626)九月尽戊子(628)七月凡二年    | 7964 |

# 卷第一百七十七 隋纪一

起己酉(589)尽辛亥(591)凡三年

高祖文皇帝上之上

开皇九年(己酉,589)

1 春,正月乙丑朔,陈主朝会群臣,大雾四塞,人人鼻,皆辛酸,陈主昏睡,至晡时乃寤。

是日,贺若弼自广陵引兵济江。先是弼以老马多买陈船而匿之,买弊船五六十艘,置于浚内。陈人觐之,以为内国无船。弼又请缘江防人每交代之际,必集广陵,于是大列旗帜,营幕被野,陈人以为隋兵大至,急发兵为备,既知防人交代,其众复散;后以为常,不复设备。又使兵缘江时猎,人马喧噪。故弼之济江,陈人不觉。韩擒虎将五百人自横江宵济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晋王广帅大军屯六合镇桃叶山。

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驰启告变;丁卯,召公卿入议军旅。戊辰,陈主下诏曰:“犬羊陵纵,侵窃郊畿,蜂虿有毒,宜时扫定。朕当亲御六师,廓清八表,内外并可戒严。”以骠骑将军萧摩诃、护军将军樊毅、中领军鲁广达并为都督,司空司马消难、湘州刺史施文庆并为

## 高祖文皇帝上之上

开皇九年(己酉,公元589年)

1 春季,正月乙丑朔(初一),南陈举行元旦朝会,陈后主朝会群臣百官时,大雾弥漫,进入鼻孔,感到又辣又酸,陈后主昏睡过去,一直到下午四时左右才醒过来。

这一天,隋吴州总管贺若弼从广陵统帅军队渡过长江。起先,贺若弼卖掉军中老马,大量购买南陈的船只,并把这些船只藏匿起来,然后又购买了破旧船只五六十艘,停泊在小河内。南陈派人暗中窥探,认为隋朝没有船只。贺若弼又请求让沿江防守的兵士每当轮换交接的时候,都一定要聚集广陵,于是隋军大张旗帜,营幕遍野,南陈以为是隋朝大军来到,于是急忙调集军队加强戒备,随后知道是隋朝士卒换防交接,就将已聚集的军队解散;后来南陈对此已习以为常,就不再加强戒备。贺若弼又时常派遣军队沿江打猎,人欢马叫。所以贺若弼渡江时,南陈守军竟没有发觉。庐州总管韩擒虎也率领将士五百人从横江浦夜渡采石,南陈守军全都喝醉了酒,隋军轻而易举就攻下了采石。晋王杨广统帅大军驻扎在六合镇桃叶山。

丙寅(初二),南陈采石镇戍主将徐子建携带告急文书飞骑赶赴都城报告隋军已渡江的消息;丁卯(初三),陈后主召集公卿大臣进宫商议军务事宜。戊辰(初四),陈后主下诏书说:“隋军胆敢任意兴兵凌逼,侵犯占据我都城近郊,就好像蜂蚕有毒,应该及时扫灭。朕当亲自统帅大军,消灭敌军,廓清天下,并在朝廷内外实施戒备。”于是任命骠骑将军萧摩诃、护军将军樊毅、中领军鲁广达三人为都督,任命司空司马消难、湘州刺史施文庆两人为

大监军，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帅舟师出白下，散骑常侍皋文奏将兵镇南豫州。重立赏格，僧、尼、道士，尽令执役。

庚午，贺若弼攻拔京口，执南徐州刺史黄恪。弼军令严肃，秋毫不犯，有军士于民间酤酒者，弼立斩之。所俘获六千余人，弼皆释之，给粮劳遣，付以敕书，令分道宣谕。于是所至风靡。

樊猛在建康，其子巡摄行南豫州事。辛未，韩擒虎进攻姑孰，半日，拔之，执巡及其家口。皋文奏败还。江南父老素闻擒虎威信，来谒军门者昼夜不绝。

鲁广达之子世真在新蔡，与其弟世雄及所部降于擒虎，遣使致书招广达。广达时屯建康，自劾，诣廷尉请罪；陈主慰劳之，加赐黄金，遣还营。樊猛与左卫将军蒋元逊将青龙八十艘于白下游奔，以御六合兵；陈主以猛妻子在隋军，惧有异志，欲使镇东大将军任忠代之，令萧摩诃徐谕猛，猛不悦，陈主重伤其意而止。

于是贺若弼自北道，韩擒虎自南道并进，缘江诸戍，望风尽走；弼分兵断曲阿之冲而入。陈主命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萧摩诃屯乐游苑，樊毅屯耆阇寺，鲁广达屯白土冈，忠武将军孔范屯宝田寺，己卯，任忠自吴兴入赴，仍屯朱雀门。

辛未，贺若弼进据钟山，顿白土冈之东。晋王广遣总管杜彦与韩擒虎合军，步骑二万屯于新林。蕲州总管王世积以舟师出九江破陈将纪瑱于蕲口，陈人大骇，降者相继。晋王广

大监军，又派遣南豫州刺史樊猛统帅水军出守白下城，散骑常侍臧文奏统帅军队镇守南豫州。陈后主又下令设立重赏，征发僧、尼、道士等出家人从军服役。

庚午（初六），隋将贺若弼率军攻克京口，生俘南陈南徐州刺史黄恪。贺若弼的军队纪律严明，秋毫不犯，有士卒在民间买酒的，贺若弼即令将他斩首。所俘获的南陈军队六千余人，贺若弼全部予以释放，发给资粮，好言安慰，遣返回乡，并付给他们隋文帝敕书，让他们分道宣传散发。因此，隋军所到之处，南陈军队望风溃败。

南陈南豫州刺史樊猛当时还在建康，由他的儿子樊巡代理南豫州事。辛未（初七），隋将韩擒虎率军进攻姑孰，只用了半天，就攻下了姑孰城，俘虏了樊巡及其全家。臧文奏军败，退还建康。江南地区的百姓早就听说过韩擒虎的威名，前来军营谒见拜访的人昼夜不绝。

南陈都督鲁广达的儿子鲁世真在新蔡，与他弟弟鲁世雄一起率部投降了韩擒虎，并派遣使节持书信招抚鲁广达。鲁广达当时率军驻扎在建康，接到鲁世真劝降信后自己上表弹劾自己，并自己到廷尉请求治罪；陈后主对他好言慰劳，并额外赏赐他黄金，让他返回军营。樊猛和左卫将军蒋元逊率领青龙船八十艘在白下城附近的江面上游弋，以防御从六合方面发动进攻的隋军；陈后主由于樊猛的妻儿家人都被隋军俘获，恐怕他心怀异意，打算派遣镇东大将军任忠代替他，并让萧摩诃向樊猛慢慢讲明情况，樊猛听后很不高兴，陈后主感到很难违背樊猛的意愿，只好作罢。

此时，隋将贺若弼率军从北道，韩擒虎率军从南道，齐头并进，夹攻建康。南陈沿江的镇戍要塞守军都望风尽逃；贺若弼分兵占领曲阿，隔断了南陈援军的通道，自己率主力进逼建康。陈后主命令司徒、豫章王陈叔英率军守卫朝堂，萧摩诃率军驻守乐游苑，樊毅率军驻守耆阇寺，鲁广达率军驻守白土冈，忠武将军孔范率军驻守宝田寺。己卯（十五日），任忠率军自吴兴入援京师，驻守朱雀门。

辛未，隋将贺若弼率军进据钟山，驻扎在白土冈的东面。晋王杨广派遣总管杜彦和韩擒虎合军，共计步骑两万人驻扎在新林。隋荊州总管王世积统帅水军出九江，在蕲口击败陈将纪瑱，南陈将士大为惊恐，向隋军投降的人接连不断。晋王杨广

上状，帝大悦，宴赐群臣。

时建康甲士尚十馀万人，陈主素怯懦，不达军士，唯日夜啼泣，台内处分，一以委施文庆。文庆既知诸将疾己，恐其有功，乃奏曰：“此辈怏怏，素不伏官，迫此事机，那可专信！”由是诸将凡有启请，率皆不行。

贺若弼之攻京口也，萧摩诃请将兵逆战，陈主不许。及弼至钟山，摩诃又曰：“弼悬军深入，垒堑未坚，出兵掩袭，可以必克。”又不许。陈主召摩诃、任忠于内殿议军事，忠曰：“兵法：客贵速战，主贵持重。今国家足兵足食，宜固守台城，缘淮立栅，北军虽来，勿与交战；分兵断江路，无令彼信得通。给臣精兵一万，金翅三百艘，下江径掩六合；彼大军必谓其渡江将士已被俘获，自然挫气。淮南土人与臣旧相知悉，今闻臣往，必皆景从。臣复扬声欲往徐州，断彼归路，则诸军不击自去。待春水既涨，上江周罗睺等众军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陈主不能从。明日，欷然曰：“兵久不决，令人腹烦，可呼萧郎一出击之。”任忠叩头苦请勿战。孔范又奏：“请作一决，当为官勒石燕然。”陈主从之，谓摩诃曰：“公可为我一决！”摩诃曰：“从来行陈，为国为身；今日之事，兼为妻子。”陈主多出金帛赋诸军以充赏。甲申，使鲁广达陈于白土冈，居诸军之南，任忠次之，樊毅、孔范又次之，萧摩诃军最在北。诸军南北亘二十里，首尾进退不相知。

上表禀报军情，隋文帝非常高兴，于是宴请和赏赐百官群臣。

当时建康还有军队十餘万人，但是陈后主生性怯懦软弱，又不懂军事，只是日夜哭泣，台城内的所有军情处置，全部委任给施文庆。施文庆知道将帅们都痛恨自己，唯恐他们建立功勋，于是向陈后主上奏说：“这些将帅们平时总是心中不满，一向不甘心情愿地服事陛下，现在到了危机时刻，怎么可以完全信任他们呢？”因此这些将帅凡是有所启奏请求，绝大部分都未获批准。

在隋将贺若弼进攻京口时，南陈都督萧摩诃曾经请求率军迎战，陈后主不许。等到贺若弼进至钟山，萧摩诃又上奏说：“贺若弼孤军深入，立足未稳，如果乘机出兵袭击，可保必胜。”陈后主还是不许。陈后主招集萧摩诃、任忠在宫中内殿商议军事，任忠说：“兵法上说：来犯之军利在速战，守军利在坚持。现在国家兵足粮丰，应该固守台城，沿秦淮河建立营栅，隋军虽然来攻，不要轻易出战；分兵截断长江水路，不要让隋军音信相通。陛下可给我精兵一万人，金翅战船三百艘，顺江而下，径直突然袭击六合镇；这样，隋朝大军一定会认为他们渡过江的将士已经被我们俘获，锐气自然就会受挫。此外，淮南土著居民与我以前就互相熟悉，如今听说是我率军前往，必定会群起响应。我再扬言将要率军进攻徐州，断敌退路，这样，各路隋军就会不战自退。待到雨季春水既涨，上游周罗睺等军必定顺流而下赶来增援。这是一个很好的战略计策。”陈后主也不听从。到了第二天，陈后主忽然说：“与隋军长久相持不进行决战，令人心烦，可叫萧摩诃出兵攻打敌军。”任忠向陈后主跪地叩头，苦苦请求不要出战。忠武将军孔范又上奏说：“请求与隋军进行决战，我军必胜，我将为陛下刻石立碑纪念战功。”陈后主听了孔范的意见，对萧摩诃说：“你可为我率军与敌军一决胜负！”萧摩诃说：“从来作战都是为了国家与自己，今日与敌决战，兼为妻儿家人。”于是陈后主拿出很多金钱财物，分配给诸军用作奖赏。甲申（二十日），命令鲁广达率军在白土冈摆开阵势，在各军的最南边，由南往北，依次是任忠、樊毅、孔范，萧摩诃的军队在最北边。南陈军队所摆开的阵势南北长达二十里，首尾进退互不知晓。

贺若弼将轻骑登山，望见众军，因驰下，与所部七总管杨牙、员明等甲士凡八千，勒陈以待之。陈主通于萧摩诃之妻，故摩诃初无战意；唯鲁广达以其徒力战，与弼相当。隋师退走者数四，弼麾下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纵烟以自隐，窘而复振。陈兵得人头，皆走献陈主求赏，弼知其骄惰，更引兵趣孔范；范兵暂交即走，陈诸军顾之，骑卒乱溃，不可复止，死者五千人。员明擒萧摩诃，送于弼，弼命牵斩之，摩诃颜色自若，弼乃释而礼之。

任忠驰入台，见陈主言败状，曰：“官好住，臣无所用力矣！”陈主与之金两滕，使募人出战，忠曰：“陛下唯当具舟楫，就上流众军，臣以死奉卫。”陈主信之，敕忠出部分，令宫人装束以待之，怪其久不至。时韩擒虎自新林进军，忠已帅数骑迎降于石子冈。领军蔡徵守朱雀航，闻擒虎将至，众惧而溃。忠引擒虎直入朱雀门，陈人欲战，忠挥之曰：“老夫尚降，诸军何事！”众皆散走。于是城内文武百司皆遁，唯尚书仆射袁宪在殿中，尚书令江总等数人居省中。陈主谓袁宪曰：“我从来接遇卿不胜余人，今日但以追愧。非唯朕无德，亦是江东衣冠道尽。”

陈主遑遽，将避匿，宪正色曰：“北兵之入，必无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去欲安之！臣愿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见侯景故事。”陈主不从，下榻驰去，曰：“锋刃之下，未可交当，吾自有计！”从宫人十馀出后堂景阳殿，将自投于井，宪苦谏不从；

隋将贺若弼率领轻骑登上钟山，望见南陈众军已摆开阵势，于是驰骑下山，与所部七位总管杨牙、笈明等将领率兵士共八千人，也摆好阵势准备迎战。因为陈后主私通萧摩诃的妻子，所以萧摩诃一开始就不想为陈后主打仗；只有鲁广达率领部下拼死力战，与贺若弼的军队旗鼓相当。隋军曾经四次被迫后退，贺若弼部下战死二百七十三人，后来贺若弼部队纵放烟雾用来掩护隐蔽，才摆脱困境重新振作起来。南陈兵士获得隋军人头，纷纷跑去献给陈后主以求得奖赏，贺若弼看到南陈军队骄傲轻敌，不愿再苦战，于是再一次率军冲击孔范的军阵；孔范的兵士与隋军刚一交战即败走，南陈诸军望见，骑兵、步卒也一起纷纷溃逃，不可阻止，死了五千人。总管笈明擒获了萧摩诃，把他送交贺若弼，贺若弼命令推出去斩首，萧摩诃神色自若，贺若弼于是给他松绑并以礼相待。

任忠驰马进入建康台城，谒见陈后主，叙说了失败经过，然后说：“陛下好自为之，我是无能为力了！”陈后主交给他两串金子，让他再募兵出战，任忠说：“陛下只有赶紧准备船只，前往上游会合周罗睺等人统领的大军，我当豁出性命护送陛下。”陈后主相信了任忠，敕令他出外布置安排，又下令后宫宫女收拾行装，等待任忠，久等不至，觉得奇怪。当时韩擒虎率军从新林向台城进发，任忠已经率领部下数骑到石子冈去投降了。当时南陈领军将军蔡徵率军守卫朱雀航，听说韩擒虎将到，部队惊惧，望风溃逃。任忠带领韩擒虎的军队径直进入朱雀门，还有一些陈军将士想进行抵抗，任忠对他们挥挥手说：“我都投降了隋军，你们还抵抗什么！”于是陈军全都逃散。此时台城内文武大臣全都逃跑，只有尚书仆射袁宪在殿内，尚书令江总等数人在尚书省府中。陈后主对袁宪感叹说：“我从来对待你不比别人好，今日只有你还留在我的身边，对此我感到很惭愧。这不只是朕失德无道所致，也是由于江东士大夫的气节全都丧失殆尽。”

南陈后主惊慌失措，想要躲藏，袁宪严肃地说道：“隋军进入皇宫后，必不会对陛下有所侵侮。事已至此，陛下还能躲到什么地方去？我请求陛下把衣服冠冕穿戴整齐，端坐正殿，依照当年梁武帝见侯景的作法。”陈后主没有听从，下了坐床飞奔而去，并说：“兵刃之下，不能拿性命去冒险，我自有办法！”于是跟着十多个宫人逃出后堂景阳殿，就要往井里跳，袁宪苦苦哀求，陈后主不听。

后阁舍人夏侯公韵以身蔽井，陈主与争，久之，乃得入。既而军人窥井，呼之，不应，欲下石，乃闻叫声；以绳引之，惊其太重，及出，乃与张贵妃、孔贵嫔同束而上。沈后居处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闭阁而坐，舍人孔伯鱼侍侧，军士叩阁而入，深安坐，劳之曰：“戎旅在涂，不至劳也！”军士咸致敬焉。时陈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余人，陈主恐其为变，皆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总督之，又阴为之备，及台城失守，相帅出降。

贺若弼乘胜至乐游苑，鲁广达犹督馀兵苦战不息，所杀获数百人，会日暮，乃解甲，面台再拜恸哭，谓众曰：“我身不能救国，负罪深矣！”士卒皆流涕歔歔，遂就擒。诸门卫皆走，弼夜烧北掖门入，闻韩擒虎已得陈叔宝，呼视之，叔宝惶惧，流汗股栗，向弼再拜。弼谓之曰：“小国之君当大国之卿，拜乃礼也。入朝不失作归命侯，无劳恐惧。”既而耻功在韩擒虎后，与擒虎相询，挺刃而出；欲令蔡徵为叔宝作降笺，命乘骡车归己，事不果。弼置叔宝于德教殿，以兵卫守。

高颍先入建康，颍子德弘为晋王广记室，广使德弘驰诣颍所，令留张丽华，颍曰：“昔太公蒙面以斩妲己，今岂可留丽华！”乃斩之于青溪。德弘还报，广变色曰：“昔人云，‘无德不报’，我必有以报高公矣！”由是恨颍。

丙戌，晋王广入建康，以施文庆受委不忠，曲为谄佞以蔽耳目，沈客卿重赋厚敛以悦其上，与太市令阳慧朗、刑法监徐析、

后阁舍人夏侯公韵用自己的身子遮挡住井口，陈后主极力相争，争了很长时间才得以跳进井里。不久，有隋军兵士向井里窥视，并大声喊叫，井下无人回答，扬言要往井里扔石头，方才听到井下有人呼唤，于是抛下绳索往上拉人，感到非常沉重，十分吃惊，直到把人拉了上来，看见是陈后主与张贵妃、孔贵嫔三人绑在绳子上一同上来，而沈皇后仍像平常一样，毫不惊慌。皇太子陈深当时年方十五岁，关上阁门，安然端坐，太子舍人孔伯鱼在一旁侍奉，隋军兵士推门而入，陈深端坐不动，好言慰劳说：“你们一路上鞍马劳顿，还不至于过于疲劳吧？”隋军兵士都纷纷向他致敬。当时南陈宗室王侯在建康城中的约有一百余人，陈后主恐怕他们发动政变，就把他们全都召进宫里，命令他们都聚集在朝堂，派遣豫章王陈叔英监督他们，并暗中严加戒备。到台城失守以后，他们都相继出降。

隋将贺若弼率军乘胜进至乐游苑，南陈都督鲁广达仍督率残兵败将苦战不止，共杀死俘虏隋军数百人，赶上天色近晚，鲁广达方才放下武器，面向台城拜了三拜，忍不住失声痛哭，对部下说：“我没有能够拯救国家，负罪深重！”部下兵士也都痛哭流涕，于是被隋军俘获。台城的宫门卫士都四散逃走，贺若弼率军在夜间焚烧北掖门而进入皇宫，得知韩擒虎已抓住了陈叔宝，就把他叫来亲自察看，陈叔宝非常害怕，汗流浹背，浑身战栗，向贺若弼跪拜叩头。贺若弼对他说：“小国的君主相当于大国的公卿大臣，按照礼节应该跪拜。阁下到了隋朝仍不失封侯，所以不必恐惧。”过后，贺若弼因耻于功在韩擒虎之后，与韩擒虎发生争吵詈骂，随后怒气冲冲地拔刀而出，想令南陈前吏部尚书蔡微为陈叔宝起草降书，又下令陈后主乘坐驷车归附自己，但没有实现。于是贺若弼将陈后主置于德教殿内，派兵守卫。

隋高颀先进入建康，当时高颀的儿子高德弘是晋王府记室参军，杨广就派他驰马来见高颀，传令留下张丽华，高颀说：“古时候姜太公吕尚蒙面斩了殷纣王的宠姬妲己，今天岂能留下张丽华！”于是将张丽华斩于青溪。高德弘还报杨广，杨广脸色大变说：“古人云：‘无德不报。’我一定有办法回报高公！”因此杨广忌恨高颀。

丙戌(二十二日)，晋王杨广进入建康，认为南陈中书舍人施文庆接受委命，却不忠心国事，反而谄媚为奸，以蒙蔽天子耳目；前中书舍人沈客卿重赋厚敛，盘剥百姓，以博取天子的欢心；与太市令阳慧朗、刑法监徐析、

尚书都令史暨慧皆为民害，斩于石阙下，以谢三吴。使高颀与元帅府记室裴矩收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天下皆称广，以为贤。矩，让之之弟子也。

广以贺若弼先期决战，违军令，收以属吏。上驿召之，诏广曰：“平定江表，弼与韩擒虎之力也。”赐物万段；又赐弼与擒虎诏，美其功。

开府仪同三司王颁，僧辩之子，夜，发陈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既而自缚，归罪于晋王广；广以闻，上命赦之。诏陈高祖、世祖、高宗陵，总给五户分守之。

上遣使以陈亡告许善心，善心衰服号哭于西阶之下，藉草东向坐三日；敕书唁焉。明日，有诏就馆，拜通直散骑常侍，赐衣一袭。善心哭尽哀，入房改服，复出，北面立，垂泣，再拜受诏，明日乃朝，伏泣于殿下，悲不能兴。上顾左右曰：“我平陈国，唯获此人。既能怀其旧君，即我之诚臣也。”敕以本官直门下省。

陈水军都督周罗睺与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秦王俊督三十总管水陆十馀万屯汉口，不得进，相持逾月。陈荆州刺史陈慧纪遣南康内史吕忠肃屯岐亭，据巫峡，于北岸凿岩，缀铁锁三条，横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肃竭其私财以充军用。杨素、刘仁恩奋兵击之，四十馀战，忠肃守险力争，隋兵死者五千余人，陈人尽取其鼻以求功赏。既而隋师屡捷，获陈之士卒，三纵之。

尚书都令史暨慧景等人都是祸国害民的奸臣，一并斩于石阙下，以谢三吴地区百姓。杨广又让高颎和元帅府记室参军裴矩一道收缴南陈地图和户籍，封存国家府库，金银财物一无所取，因此，天下都称颂杨广，认为他贤明。裴矩是裴让之弟弟的儿子。

晋王杨广因为贺若弼率军与南陈军队先期决战，违犯了军令，下令将他收捕送交执法官吏。隋文帝派遣驿使传令召贺若弼入朝，并给杨广下诏书说：“这次平定江表地区，全仗贺若弼和韩擒虎二人之力。”还下令赏赐贺若弼布帛等物一万段。不久又赐给贺若弼和韩擒虎诏书，赞美他们二人的功绩。

隋开府仪同三司王颁是王僧辩的儿子，在一天夜里，他挖了陈高祖的陵墓，焚毁了陈霸先的尸骨，并将骨灰投进水中然后喝下去，以报杀父之仇。随后把自己捆绑起来，向晋王杨广投案，请求治罪；杨广把此事报告了隋文帝，隋文帝下令赦免了他。隋文帝又下诏令给陈高祖、陈世祖、陈高宗安排五户守陵人，分别负责守护陵墓。

隋文帝派遣使节将南陈灭亡的消息告诉了许善心，许善心穿上丧服在客馆西边的台阶下面放声痛哭，并在干草上面朝东坐了三天；隋文帝下敕书向他表示慰问。次日，隋文帝又派人持诏书到客馆，拜许善心为通直散骑常侍，并赏赐他朝服一套。许善心又大哭了一场，然后进屋脱掉丧服，改穿隋文帝所赐朝服，再重新出来面北站立，流着眼泪跪拜受诏，第二天才入宫朝见隋文帝，伏在殿下哭泣，悲不能起。隋文帝看着左右的朝臣说：“我出兵平定陈国，只得到了此人。他既然不忘旧日的国君，也就是我的忠臣。”于是下敕令许善心以本官散骑常侍暂理门下省。

南陈水军都督周罗睺和郢州刺史荀法尚率军驻守江夏，隋秦王杨俊督率三十位总管水陆十餘万大军驻扎在汉口，不能向前推进，双方相持了一个多月。陈荆州刺史陈慧纪派遣南康内史吕忠肃率军驻扎在岐亭，据守巫峡，并在长江北岸岩石上凿孔，跨江系三条铁锁链，横截上流江面以遏制隋军船只。吕忠肃又拿出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军饷。隋元帅杨素、大将军刘仁恩指挥隋军猛攻陈军，前后四十餘战，吕忠肃率军据险全力抗拒，隋军损失惨重，阵亡达五千餘人，陈军将士将他们的鼻子全部割下拿去邀功求赏。随后隋军多次取胜，俘获了一些陈军士卒，分三次释放了他们。

忠肃弃栅而遁，素徐去其锁；忠肃复据荆门之延洲，素遣巴蜚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馀舰，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馀人，忠肃仅以身免。陈信州刺史顾觉屯安蜀城，弃城走。陈慧纪屯公安，悉烧其储蓄，引兵东下，于是巴陵以东无复城守者。陈慧纪帅将士三万人，楼船千馀艘，沿江而下，欲入援建康，为秦王俊所拒，不得前。是时，陈晋熙王叔文罢湘州，还，至巴州，慧纪推叔文为盟主。而叔文已帅巴州刺史毕宝等致书请降于俊，俊遣使迎劳之。会建康平，晋王广命陈叔宝手书招上江诸将，使樊毅诣周罗睺，陈慧纪子正业诣慧纪谕指。时诸城皆解甲，罗睺乃与诸将大临三日，放兵散，然后诣俊降，陈慧纪亦降，上江皆平。杨素下至汉口，与俊会。王世积在蕲口，闻陈已亡，告谕江南诸郡，于是江州司马黄偁弃城走，豫章诸郡太守皆诣世积降。

癸巳，诏遣使者巡抚陈州郡。二月乙未，废淮南行台省。

2 苏威奏请五百家置乡正，使治民，简辞讼。李德林以为：“本废乡官判事，为其里闾亲识，剖断不平，今令乡正专治五百家，恐为害更甚。且要荒小县，有不至五百家者，岂可使两县共管一乡！”帝不听。丙申，制：“五百家为乡，置乡正一人；百家为里，置里长一人。”

3 陈吴州刺史萧瑱能得物情，陈亡，吴人推瑱为主，右卫大将军武川宇文述帅行军总管元契、张默言等讨之。落丛公燕荣以舟师自东海至，陈永新侯陈君范自晋陵奔瑱，并军拒述。述军且至，瑱立栅于晋陵城东，留兵拒述，

吕忠肃放弃营栅率军逃走，杨素得以从容毁掉跨江锁链。吕忠肃又退守荆门的延洲，杨素派遣居住在巴中一带的蛮族士卒一千人，乘坐五牙战舰四艘，用拍竿击碎陈军十餘艘战船，于是大败陈军，俘获士卒两千余人，吕忠肃侥幸只身逃走。南陈信州刺史顾觉率军驻守安蜀城，闻信弃城逃走。陈慧纪驻守公安，也全部烧掉物资储备，率领军队顺流东下，于是自巴陵以东，再没有守城抵抗的南陈军队。陈慧纪统率将士三万人，楼船一千餘艘，顺江而下，本来打算入援建康，因为受到隋秦王杨俊的阻拦，无法前进。这时，南陈晋熙王陈叔文卸任湘川刺史，返回建康，到了巴州，于是陈慧纪就推举陈叔文为上游各军盟主。而此时陈叔文已经率领陈巴州刺史毕宝等人给杨俊写信请求投降，杨俊派出使节迎接并慰劳他们。逢建康已被平定，于是晋王杨广命令陈叔宝亲自写信招抚陈军上江诸位将帅，派遣樊毅到周罗睺处，陈慧纪的儿子陈正业到陈慧纪处，传达陈后主的命令。当时各城陈军都放下武器，周罗睺和众将帅大哭三天，将部队解散，然后向杨俊投降，陈慧纪也向隋军投降，于是南陈上江地区被全部平定。杨素率军顺流而下到达汉口，与杨俊大军会合。隋蕲州总管王世积率军驻扎蕲口，得知陈朝已经灭亡，就派人告谕南陈江南各郡，于是南陈江州司马黄僊弃城逃走，豫章诸郡太守都向王世积投降。

癸巳(二十九日)，隋文帝诏令派遣使节巡视安抚南陈各州郡。二月乙未(初一)，隋朝撤销淮南行台省。

2 隋纳言苏威上奏请求在地方上每五百家设置乡正一人，管理本乡百姓，审理诉讼纠纷。内史令李德林认为：“本来已经废掉乡一级官吏审理案件的权力，是因为他们和案件当事人乡里乡亲，往往判案不公平，现在却令乡正专治一乡五百家，恐怕危害更大。况且有些边远荒僻小县，百姓不满五百家，难道能让两县共管一乡？”隋文帝不听。丙申(初二)，下制书说：“民间五百家为乡，设置乡正一人；一百家为里，设置里长一人。”

3 南陈吴州刺史萧瑛甚得民心，南陈灭亡后，吴地人民推举他为首领，割据自立，隋右卫大将军武川人宇文述统率行军总管元契、张默言等率军讨伐。隋落丛公燕荣率领水军从东海赶来参战，陈永新侯陈君范从晋陵投奔萧瑛，合军抗拒宇文述的军队。宇文述的军队快到时，萧瑛在晋陵城东面建立营栅，留下军队抗拒宇文述，